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集義伊川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語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

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鄉黨説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形觀聖人字以之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子者須於聖人無時無處不然○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則度躐夫後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可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默致矣○通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以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以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之欽

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圖攷 吳船日入太謝條車出不在數內○熊禾曰首五節記夫子在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語[illegible]不是不說但載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輔氏曰人信實言自簡默既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恂恂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分自近達遠謂及謙恭之心則默然後生於斯民於此以兄宗族眾必

貌□大言□如此之

其在宗廟朝廷（朝直遙反）便便言（便旁連反）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

明辯，故必詳問（[illegible]）而極言之，（[illegible]）但謹

而不放爾。（[illegible]）此一節記孔子在鄉

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

所見夫子之

以學

孔子言貌不同

以鄉黨言 — 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似不能言

以宗廟言 — 禮法之所在

以朝廷言 — 政事之所出。便便言唯謹

此第一節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也[illegible]）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illegible]）

許氏說文（[illegible]）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illegible]）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illegible]）

張子曰與與

不忘恪謹也方[illegible]言[illegible]者[illegible]所[illegible]者威嚴中適之見
踧之丁行和悅也俯[illegible]容與[illegible]文与不恭從容中道之貌
踖敬君之至也与與與姿君之至也敬有餘而不愛不足則致踧踖
有餘而敬不足則矜重人而
皆具足盎莫非中和氣象○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見待同列此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
事爲而已斷諸上下之間而其辭簡而各得其當可見矣

在朝

- [illegible] — 侃侃 誾誾 — [illegible]之不同
- [illegible] — 踧踖 與與 — [illegible]之不同

此第二節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陳氏曰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輔氏曰色勃足躩與容主使擯者此凡儀禮勃如擬色之變躩如容止之發心敬于中則容變于外自然之符也

【附攷】吳程曰盤辟足盤恒如不能行者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汪氏曰按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不兼出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後立於承門之外直闑西南北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賓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盍避矩其求訝不敢自許其引巳然其或爲此事而來所以示謙北上辭受君命而聘之承擯辭擯傳至未出未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子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遂於主君然後在君進而迎賓以入○祭氏從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語錄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此

[illegible]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爲見命爲而度受國非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大之以邦命受器受祭器爲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此邦未成國之各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施者方二百里以上爲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爲卿治一官化化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治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若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爲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爲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爲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之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肩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賓告賓去不節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語錄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法國君於列位之卿大夫亦從此○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相去声○此相字不過因擯字而帶言之○語錄問夾谷之會孔子相孔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君召使擯

致命之初 — 色勃如 — 所以敬君命
行禮之際 — 足躩如、揖襜如 — 所以行吾敬
[illegible]畢送賓 — 趨翼如、賓不顧 — 所以終吾敬

此第三節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見禮記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恪苦各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棖立于其中是也○說氏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以門兩旁之木如今發汉扣以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然此入則皆由左然則以東扉為左入則

以西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左入以闑東爲右然出由右亦不敢正當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音丙之間人君宁直呂反立之處所謂宁也

胡氏曰言過則位可知矣○語錄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一旦秦王捐賓客而不立朝臣立門屏之間屏者門內之蕭牆也今朝門亦設之○錢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門為不同不問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通證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摳（苦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通攷〕吳程曰衣下縫平声謂裳下緝也禮將
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失容也屏
（音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語錄躡齊者是畏進恐上階堦
蹈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
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揖之
搢於腰閒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
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攝紛之禮廢升堂而謁若若多淺
乙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從裳之齊去地尺則
升階不躐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亦出
玉藻篇注
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
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語錄此是到末梢又加整頓衆人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
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尤問則為趨而退矣不得
復有進字○胡氏曰初則身亦不答次則言以不足又次則

氣以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有此可見矣○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先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師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出○通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如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

在朝之容

以入門言　如不容不中門不履閾　此敬之初

以過位言　色勃如足躩如其言似不足　此敬之至

以升堂言　攝齊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此敬愈至

以降階言　出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此敬之舒

以復位言　踧踖如也　此敬之餘

此第四節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語錄圭自是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

通證　周禮冬官考工記命

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
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
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如不勝執主器
執輕如不克禮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上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曲禮下云執國君之器則平衡
衡則手與心平○馮氏曰大高則仰大卑則俯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戰色戰而色懼也
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言色勃如也比加戰字以狀之且論過位
蹜蹜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語錄執圭之間其手有高有下不至過揖不至過授耳去聲
圈
證禮聘王藻也之跡聘執玉之前手而後但得高不亦不至如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儀禮記之用圭璧語錄聞之帛聘之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享語錄曰正行聘
玉上文執圭不下乃命圭也
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禮只以命通信享足獻其圭璧宗
琛幣實馬之類皆陳以微退又以物獻其物六大凡二

四以方物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何之所庭實曰皮將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覿是初見時意極其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意紓聘時肅緊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形甸反也。愉愉，則又和矣。謂與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礼物吉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張師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徹物而和○通曰非敬無以尽聘問之礼非和無以通情問之○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隣國之禮也。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主礼之正也享礼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絶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馮氏曰攷左氏史氏所識恐不無其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洪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出聘○

- 以執圭言 — 鞠揖授勃縮 — 此敬之至
- 以享禮言 — 有容色 — 此敬之舒
- 以私覿言 — 愉愉如也 — 此敬愈舒

第五節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圖攷】吳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豔色齊側皆反服

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通攷】吳程曰緅古苍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

布為之丁、或作也字非緣俞絹弋絹一反飾領緣俞絹反也語錄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鴉青絳是淺

紅色問緅是絳色練服是三年之喪既朞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爲飾曰便是不可號○張氏曰不以二色飾別嫌疑

重喪衣也○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縓緣古註說以緅爲緅疑當闕況說曰緅反紛切縓是淺絳色緅

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取當緅咮不相似全謂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是無明訓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

不用爲飾故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潮祭之服可知語錄青黃赤白黑五方正色一以火克金合赤白而

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克火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服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着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尤着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陳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知制度尽變於拓跋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攷】吳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為紅赤黑為紫雜以二則間矣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略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甸反〕體也詩所謂蒙彼縐〔側救反〕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先的反〕裘欲其相稱〔去聲○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先師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

沭特粘仁

[通攷]吳程曰：裼，音錫，以單衣加裘上而見其美曰裼。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声。

齋，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略反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數救反足。[通攷]金履祥曰：長，去声。凡裘長短曰長。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豐城朱氏曰：按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仕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声。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覺軒蔡氏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以去喪則佩固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也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illegible]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illegible]同子事父同之用尔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皆用之所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同腰有襞音璧積而旁無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咨

通攷

吳程曰要[illegible]同[illegible]腰襞積上[illegible]衣比積亦當也謂裳其被下而[illegible]損之也謂殺之濯下銳殺法[illegible]衣[illegible][illegible]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illegible][illegible]狀裁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illegible]謂也横者[illegible]而就身此所謂腰中有幅多而闕須着褶要半下謂要周迴[illegible]謂襞積也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半於下[illegible]也齊倍要謂下齊闊倍於上要也惟裳如今之裙襞積即是[illegible][illegible]〇饒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

兩旁寫襞積，即今衣摺也。○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先儒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二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殺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公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吳氏曰：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後凶，是非善惡皆然，故以正月為吉，月猶言朔日為吉門也，此自備反魯以後事。為司寇則有常朝，而不必言矣。○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褻其貴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亂無一，合於禮矣。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illegible]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自擇。○通一曰：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皃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徑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以字、不字直言之文而如字。

僅一見焉（先師曰）古月之朔豈亦組記由孔子孟子曰
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吾子亦正謂孔子行此禮與

衣服之制

- 以[illegible]言
  - 不以紺緅飾
  - 紅紫不以爲褻
  - 緇羔素麑黃狐
  - 正間各異
- 以[illegible]言
  - 袗絺綌必表出之
  - 褻裘長短右袂
  - 狐貉之厚以居
  - 去喪無所不佩
  - 寒暑各異
- 以[illegible]言
  - 非帷裳必殺之
  - 羔裘玄冠不弔
  - 吉月朝服而朝
  - 吉凶各異

第六節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陟略反）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

語錄布浴衣見玉藻註○陳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一節［通攷］吳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六字見莊子○語錄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衣變常變食遷坐以盡敬

謹齊之事

以致潔言
- 必有明衣
- 必有寢衣

以變常言
- 必變食
- 必遷坐

所以盡敬

第七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通曰鑿通作糳即各反粉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出礼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部特牒一云先牒而大臠切之

而後報切之許少儀音之涉反一音尼涉反攝少反

音有[illegible]反許[illegible]肉[illegible]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

能養人滄瀣則能害人。不獻言以是爲善求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爲善亦必欲如是欲此則流則爲勞口腹之欲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貌言穢物物以腐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謂說食食之美之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識取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者謂說食之美類以其但求故曰惡不非謂腐變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語錄不時不食說謂揠萌芽稍養強熟之類【通】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粥音育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通】

【諸】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大
守尹興續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茂掠考肌肉消爛終
無只辭毋遠宅京師說候消息識事拷急無緣与續根聞母
但作攸食什門卒進之續難見考言毒而辭色諫識未寄容
易莊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旌而問故日母來不得相見
功立耳使者人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
識切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比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
曰母截肉未賞不方斷忽以寸為度是以辨之使者問諸謂
舍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一
行狀帝即救與等事述里禁鋼慈身續以老病卒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其不備也語錄醬淋食肉用
醬諸其所用而不同○說氏日一香其字醬是醬淋令所謂
而言醬之為品非一故食各有當宜如食其膾何切中數服
濡魚用如醬食粱膛濡雜濡鬯所所尚所魚則指其所食物
之制故食者使人食其物貝用川醬以有内義宜用芥醬食
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其【】礼記意用所云是也古
備食之亦以有害設不食止　【】実羹說内炎不是氣味相
比以芥茶包腸殺其惡氣破開腴讀蔘其熟更濡豚包苦実
醢醬実蒙濡魚卵醬実蔘卵鄭氏為鄭中魚之以汁調和
醬協鬯臨醬実蔘三雜合比濡雜
子也以魚子
爲醢齊醬藥膾膾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
魚語謂三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粱是底便是夭埋
耳非在質是人故如孔子失飢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無非人盟如口腹之人不叫此食不正非
食失飳此食從齒是人故語是設穴甦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北山陳氏曰[illegible]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illegible]壽者養肉氣以補[illegible]則[illegible]行者壽夭了不使多肉勝穀食穀氣者養生之[illegible]也酒

以為人合懽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懽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

亂但浹洽而已可也無量不以[illegible]以夫子則可學者是以決[illegible]浹洽而已則[illegible]量[illegible]以有量學者之無量則不可[illegible]其以志為帥[illegible]儀[illegible]則[illegible]伯所謂[illegible]此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以如此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嗜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飢飽有時中節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illegible]蘇本作齊[illegible]論[illegible]○古者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illegible]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illegible]必[illegible]祭[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illegible]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illegible]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此與割不正不食同意[illegible]
[illegible]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illegible]老者以為[illegible]

通證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通證 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illegible]而時儺，以索室毆疫。[illegible]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語錄問[illegible]

[illegible]

階外示其敬而猶人亦知所上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居鄉之事）

杖出斯出——所以敬老
朝服立階——所以敬先

第十節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声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録古人有此礼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輔氏曰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虚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或問范氏之説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張氏曰：一事而三善得焉。）○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與人交之誠：
- 拜送他拜——所以敬所問
- 饋藥拜受——所以敬所賜
- 未達不嘗——所以敬所患

第十一節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朝音，切平）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反），理當如此。（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而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學記家語載此事，家語云：國廐焚。恐非國廐則馬當問，問馬則又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也。禮曰：餕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

先嘗則餘當以頒分賜矣或問席不正不坐豈以賜食而後正之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

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許六反之

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殺牲盛饌也膳時戰反夫授祭飲食必祭授王

所祭之物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

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己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臥不能著陟略反衣束帶又不

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錄玉藻云居常當

戶寢常東首也○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

而君視之乎如朝服拖紳蓋礼之變也亦礼之宜也然亦必疾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事君之禮

以賜食言	正席先嘗	所以重君賜
以賜腥言	熟而薦之	所以榮君賜
以賜生言	必畜之	不敢褻君賜
以侍食言	君祭先飯	不敢當客礼
以視疾言	朝服拖紳	不敢失臣礼
以召命言	不俟駕行	不敢稽君命

第十三節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

旁詢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未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成已故曰於我殯此蓋設為一曰字必當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耳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巳葬則其親者在淺必計告之來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塋曰窮殯於野曰葬於人窮於所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通曰此條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此義所當殯而殯所當辭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朋友以義合

以死言　無所歸於我殯　所以盡義

以饋言　非祭肉不拜　所以處義

第十四節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去声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楊氏曰寢所以息易於放肆也故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爲容則拘而氣不舒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甸天前篇張氏曰神謂与旨說者式謂見之類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狎褻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出尚書而王者之所天也【通論】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通論】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

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十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礼矣。胡氏曰因礼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詩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之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篇。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當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通攷〕語類昔我剛因說雷先生曰值有氣便有形又帷暗嘆云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盖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

(以)寢不尸言　不敢惰
(以)居不容言　亦非惰
(以)必變必式言　哀有喪

容貌之變

以冕者以變言　尊有爵
以瞽者以貌言　矜不成人
以負版者必式言　重民數
以盛饌必變色言　敬主禮
以雷風必變言　敬天怒

第十五節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句於此也

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車轂也見曲礼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徼而罷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
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張氏曰色斯舉矣極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
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嗅許救反
邢氏曰邢氏名昺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
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具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
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闃苦[illegible]反
張兩翅也見形甸反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反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
者○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舉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
三聘而後幡然而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此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猶謹
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
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

乎此者意。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先師曰此章文義略
不順而之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逝也夫子見雉如說曰此
山橋边時臨雉其見哉而舉詳密而集時哉時哉蓋調時當
飛而飛子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時物取紅
帔之夫得不食三臭而起聖人寬其不直拒人也雉一盒耳
去詳猶一其時如此君子之法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
宗雌雉身向冠於此章之宜則辞意以尤明云○蔡氏曰土
之備於出行乎族望者至鄉黨而備立乎謝斤乎夫下者自
鄉黨而君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出之際進也父兄宗
族之留然臣朋及之際莫不抑盡其道求背脊於是也語其
一理渾一而之燕曲當人見其動容剖施無不中孔一言說
一容貌一峯動無不蓋其道者當知貝德盛孔來自不嘲而
合也告當子一貫之說与此篇拍發明尔循擇說須留
孝者可不恩峯孔子以自立於狀當哉然曰需詳析反
戢之自奮迅動休各寡人日矯紀小反人之詳倦頗但天橋
舒具虽抗名矯魚曰須無之猶動渺須君人之次須導其氣
息者名須鳥门臭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招動者道師承
名臭此皆氣倦休嚴所須若此故逝云須為也曰其者
向也哀星其之子路其而立皆向之義哭依見劉註蓋古守
如此若以嗅為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從
情料聖人也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客處衣
陳蔡宋衛婁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提以
立天下之的故於雌淵有感焉存狀終於獲勝歎出非其特
春秋以作使耕隱其德賢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數考
嘆所同言之子若當參存○吳澂曰亦梁雌雉當在色
所文示矣之以三一嗅而作當作嗅行亦黨文之說也

論語卷之十一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也○趙氏曰非其賢則說者斷其賢否則可能者南地無求數也然此篇稱賢者一得於賢否亦足以見賢者之矣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通攷〕熊禾曰內一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二十二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通攷〕朱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質偏勝而言 野

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
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語[illegible]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
問如[illegible]降龍[illegible]古人只是誠實行許
多感儀後人便武好看古[illegible]節後人便近於巧言
今[illegible]如先[illegible]可得而[illegible]誠實[illegible]人禪[illegible]使[illegible]
淡自是好[illegible]苦乎[illegible]
無限不好[illegible]只是[illegible]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
過以就中也

備於周大[illegible]周所當爾
之得中○張氏曰或謂
而其未流文從之之[illegible]從先進與從周得各有
義耳○陳氏曰[illegible]舊也周末文弊不足為
文○先師曰[illegible]而質蓋之夫子有曰郁
部乎文蓋謂[illegible]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固
先進所從事[illegible]其質者為文之盛哉此
章從近之[illegible]其質而欲從周盛時之
文質從中與[illegible]可互相發明周正是欲
從朱進用時[illegible]從先進[illegible]從周然有義愚未敢以為然

禮樂

以時俗言觀 ｜ 以聖人所言觀

先進—文質得宜—反謂野人

後進—文過其質—反謂君子

從先進—損過就中—寧為野人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或問何以知凡為弟子所記吳氏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稱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材質也○語錄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亦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亦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言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或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躬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以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其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二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章其最優者為言也○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字是也如分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做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通〕[illegible]祥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正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敘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及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前以義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亦為茂名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座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孫先用饗禮牲幣從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從用燕禮遂已盛饌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緻諸侑祔而下七十子左右給食如此

穆之闕悉所為得之其所曾子傳道而不與故知十哲

從祀諸賢或夫室可比

此俗論也曾皙之子居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有若顏路皆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從列焉

通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於此見論語四科之不過門人所說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四科

以德行言　以言語言　以政事言　以文學言

顏淵　閔騫　伯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皆身通六藝以從　各因其才之所長

其材可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顔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識音志）無所疑問（此釋非助）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顔氏云爾（饒氏曰顔子於夫子之言默然於事物之理無得）

因人之疑問而發明之是亦助也

師曰如終日不違意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或問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遂成慈母其事實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若之說○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集註兼是爲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洪師曰夫子惟稱其孝詩曰孝友集註兼言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之言見其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友則非孝矣只觀曰三子謂一不謂友之實可見閒字不必訓非只謂別異自外人猶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者外能如是乎以孝德之不可以人之行責人於孝）

閔子以德行稱於顏子何哉○蓋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者人之孝從人倫之常而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

閔子騫
- 以父母兄弟觀 — 孝友稱於家
- 以人不間其言觀 — 孝友信於人

可見其實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声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念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公冶長篇南容章與此章合參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饒氏曰表與裏對言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只是不以褻言褻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南容 ─ 三復白圭 ─ 深有意於謹言

南容 ─ 有道不廢 ／ 無道免刑戮 ─ 因事見其謹行

宜其可妻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声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然則才不及淵言其子故曰不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驂而賻之驂馬曰驂賻助此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語錄問命車曰記禮云大夫賜命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與鬻同且為去声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上声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平声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學而請椁不從○張子曰夫子說回猶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回○或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之乎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設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此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能曰新云而不惟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体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通曰夫子上按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料不自知其慟若過然哭顏淵宜慟躁此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語錄門人謂回之門人）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蓋緣辭以請車意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張子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以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哭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通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夫子於顏淵 — 以[illegible]

- 不幸之傷
- 喪予之歎
- 有慟之哀

— 此非厚於顏淵

以循理言

請事則卻　厚望則責　此非薄於顏淵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圖説】南軒曰：合言之，來而不測爲神，往而不返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語錄：反只是折轉來，謂推原於始，如折轉來言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終而知氣散故死也。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爲躐等。○

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知對 [illegible]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 [illegible] 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illegible]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illegible]

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一而二二而一此是以氣與理言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涵鼓

朱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至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善按語錄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与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与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又云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皆是魂魂者神之盛也又云人有不伏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又云死而氣散泯而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

人鬼生死之理

以能未能言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幽明無二

以知未知言
未知生
焉知死
始終無二

不可躐等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或問誾誾二者[illegible]

厚所謂和說而諍者也[illegible]氏曰此章不當以[illegible]渾淪之象[illegible]而[illegible]四子[illegible]其容各[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官[illegible]此人可知○問閔[illegible]行行若有何[illegible]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朱子何釋經之[illegible]疑如且先就本文[illegible]後面卻說改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悝音恢。難，去聲。

通攷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illegible]姬生悝大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illegible]與五人介被甲也輿豭從之殺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illegible]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illegible]衛侯輒來奔季子[illegible]

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語錄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如此○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閔始將之不害不戕於不得其死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化諸仁皆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復比猶間不可同日語矣○先師門大于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有問者說死非正命之論未說到不得死所焉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擇大子變之而變其非順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去能容義而出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難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從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声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声理惟有德者能之張氏曰有中二於理也○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二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詞氣雍容以有商量未決之意說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譏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辨之者不待反其言之當理亦責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先師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博哉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與事言語若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長府

以仍舊言——得已則已——何必改作

以改作言——勞民傷財——不如仍舊

此中理之言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

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齊新蒙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進南風之声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声其廢也忽焉家語辨然亦附脩子路鼓瑟一段与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更求其微又程子謂道達卻讀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發也○張氏曰出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嘗之外宇則升堂入有間矣聖人斯言共待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室之有序也○通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宇精微之奧形容入室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家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其室足吾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路
- 以氣質言 — 剛勇有餘中和不足 — 是以有奚爲之誚
- 以造詣言 — 已造高大未入精微 — 不可萌不敬之心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去聲)而好(去聲)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饒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較差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

諦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先師曰集注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説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説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也

師商賢否
- 以師言 — 才高意廣好為苟難 — 常過中
- 以商言 — 篤信謹守規模狹隘 — 常不及

○失中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税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絶之）

瓦氣詰講諸使門人正救之於聚斂之義氣中有○淡汝司
發孚之仁意隱孔子之心繼求行其說能知哉

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救簽不能至於如此由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吾使身能自反有循良慮貴而則不知

急於曰矣○評錄人最怕資貧弱若拼求之徒謂其心術不切

旭道云可使不是民而反爲季氏聚爲急汝氏謂其心所不縮

加如所在不都一自向知從其只以恐戒仕問爲急之後李不氏見心術所以

後見又其長使二自向知從其只以氏聚爲急之徙氏見其心所不縮而

族之也其出下則季氏則己失之○或門是時不之從李不待見心術所以爲

則未白其己下季夫大尺地己民之矣苦是持待之宮重任出曰爲公

而決於不仕於則大小若也使求皆非君之有上失不仕則皆己

臣愈有公室則不乎大貞也使求皆矣于季氏上達宮重任出曰爲公

他日強公室不愈平亦振小吉求以於乃氏爲綸之聚之而以足己使

流聚言之盡蓋不自知然則其故之矣吾令於而之後爲綸之聚之而以足

聖人所以至於此無日然則其故末子而以令於紙爲綸之德而日常財足

語季以不足以義賦也大學之子至於其以紙爲爲於上貴之常也足

法則有子不哀田矣而若使于不是乃言爲於其上之而則不能

用田賦周欲之公藉一年欲計望之子至於貞其仕也季氏論日

夫季氏左傳公公十之法年欲計望大學之有肯于不其以仕也季氏此

使冊欲周之公又之法以自亦祀末之易以小不孔孔也日季氏此

力止之可也又不有之去之以自可可所以令不其心事若尚孔子之右孔子也日○曰公

及爲之官書力而不然止以自可可所以令不然心所以謂咒又冢於子周公而

爲長爲不宜書必閱子諫此大之子力於此事書日明田賦其爲秋用

府之不宜書必閱子諫此大之子力於此事書之也○通門其春秋於

長爲府不宜書以閱子諫之力於此事之也○田賦其爲秋用去

有何附之罪明矣或問以冉求之失不從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任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富

以周公富——尊主庇民——宜其富

以季氏富——侵君剝民——過於富

以冉求富——黨惡害民——益其富

美惡不同

〇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見齒笑也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語錄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爲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只是守得定若更事到通變處便好正緣也少有未盡處

〔通〕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〇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問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illegible]出又

曰於此有室李恭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

語錄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逐旦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翳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室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通】

【通】董彝曰顏子具體聖人而化者也不幸短命死此其所以不獲道統之傳參也竟以魯得之故先儒曰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輔氏曰子張務外馳意於容儀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去声稱喭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楊氏曰：

四者性之偏，語御音之使知自勵也。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道乎內則誠不足，將乎外則文節不修。此四子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覓以治其偏而歸於中爾。○胡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吳氏曰：

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甚是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四子之偏。

柴以愚言	知不足而厚有餘
參以魯言	務誠實而篤於學
師以辟言	習於容而少誠實
由以喭言	習粗俗而近於野

語之使各自勵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數音朔至空匱也不以貧窶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錄作兩截又字當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声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貲億意度也度音鐸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下同道貨殖是不加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加其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声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輔氏曰或者不點前乃謂子貢好利者夫樊遲學稼聖門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語錄空為匱之其說舊矣何晏皆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論訓氏當非之謂聖以之言未嘗有是發而有閣見殺設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實遠哉且下文以子貢紫殆方之尤見鶻說之不可易也○精氏曰不發命而貨隨非樂天也億則發中来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得億貨皆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所幸而已其曰發中則不中若多矣○黄氏曰夫子論回賜一賜言其得道不同二則言其如貨富有異蓋宰二庸又後言之貨益則不如發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飽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新章是皆氣貨之偏此章是言二子也道與用心之異然乎與億則發中對造道之異也發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顏子所以近道若以其能不以貨突累其心也子貢不免以貨富累心故去道為誠僅能億則發中而已其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發其以也自因也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入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回賜優劣

以回言：庶乎屢空 — 能樂道安貧

以賜言：貨殖億中 — 非窮理樂天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是進一步而說善人矣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語錄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通攷

董彝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爲善人

善人

以質美言：不踐迹 — 暗合成法

以未學言：未入室 — 難造聖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言指論字貌指色字○通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但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龍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盖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縱傳中有哥指固色言者色思溫見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數而言若此亦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若色取仁是比問色取仁厲向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東務問所謂色取仁也○張氏曰從其言之爲吏是與當與貝君子者乎與其色若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社則行達其言君之不疑者也此言取人前驗言劇行扯○究師曰集說以色莊之色爲貌而與言迹說慰似類雜張說較傻

論篤是與○

以言論篤 — 當以言行取

以色莊者 — 不可以言貌取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北溪陳氏曰：由也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論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由求問行
- 以爲由也兼人言 — 過於勇爲 — 退之
- 以求也退言 — 過於退縮 — 進之

約於義理之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 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爲之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通說】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或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爲父在師爲師在君爲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 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沒身極之

罔極則深於身言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所○饒氏曰孔之
於▢致愛而致其死於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

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

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

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語錄問顏路在顏子

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全之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
不許友以死在未過偕之尚乃可如此既已遇難却如此說
不得○或問哉胡氏曰豈子當言閔巷之大併親遠適則同
患難有相死之既況則友了究弟子於鄙乎其可不可常於
未行而濟斯不可深類而於謂也○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
淵有般死之哉孔子免則顏淵無致死之義今孔子既免
而顏淵但夫在後子何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
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說也而顏淵遂後之曰
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諸相友而實相承顏淵之
於孔子者曰未違一間至此等語答謂為一矣○趙氏曰死
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平而以不憾於死為重也
○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其明子不
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就於句以皆二不字
而反正互疏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蓋於說辭如此
豈諸子所
能及哉

顏淵於孔子

以恩愛言 視猶父子之相親

以義言 非但師友之相傳

以臨當患難言 生死不相背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胡氏曰大臣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黄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語錄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亟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尊聖人之言也○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又且以從之爲問故明以弒父與君不從折之○張氏曰弒昭父不從向以由求而能之魯不好順從之臣始也倚利害之向而已復羇堅求之不減剛皆淺戕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

始從諛諂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頓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向從之借爲失大臣事君之義惡由來矣從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說師曰南軒之論讀之懍懍然逆非不可之大若於乎常能不可則比者於然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若未可保其必不從比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闇之恒察之怒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未爲之好求於伐顓臾惟知爲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爲死節之臣耳

大臣具臣之別

以大臣言 — 不從君欲 — 必行己志 — [illegible]

以具臣言 — 雖備臣數 — 終守臣節 — [illegible]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馬氏曰成人有其德死而不爲長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費邑宰子羔重學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實效期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學

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礙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平聲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謂為用以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錄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由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産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

[illegible]實當，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以以於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經治治矣雖求子之聖不能離是以設矣既失之矣況又資之中才六經雖未目者之書禮則舜之教業正之法所以數大未成之才者有書循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乎苟謂不以讀書術自齊其聰明不但甲但而已〻張氏曰學必貴古人所以善德有失賴乎此德立学以〻輪氏日學之已成而比必負体乎而或有失其宜若究於初未嘗學而可達使即仕以為學學

文集上古未有文字周无書可讀斬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後之人乎○或問三代以上實子數〻典方成周鄉官盡有道學學代而下則兔者豈可不之讀而遷自用率易反作而於忘序其失於讀書以以識前言往行於此而後可言與適而來行其學猶然勤與靜速用

子羔為學。
〔以學[illegible]之〕—質美未學—不可以治民—此據書之道
〔學[illegible]〕—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此辯佞之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饉音僅比必二反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

長上聲哂微笑也

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而且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以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侈盡底蘊而言也○馬氏曰子路齒先諭子又畏焉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許與用有皆以三年為斷蓋也肖三載考績要則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語錄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求云如其礼樂以俟君子今赤然欲從事於礼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化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反形句曰會衆覜音眺曰同

通證

周礼春官太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礼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冬使遇而編之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見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諸侯朝[illegible]民以命政焉所命之政

加王[illegible]殷朝[illegible]

不敢[illegible]小[illegible]禮焉[illegible]

[illegible]禮[illegible]

禮冠[illegible]

[illegible]是已有玄端[illegible]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illegible]

[illegible]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冠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illegible]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通〕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曾點字子皙參之父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祓除洗濯於水上而除去宿垢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

其一事而言之爾有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

記者亦是多少仔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勢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雖與後句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謂相應

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己爲去聲人之意[illegible]氏曰即芸所召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詠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目即所可爲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通攷

巴川陽恪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蚕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然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沂水之冰方泮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甸反於言外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槩不可以尋常冊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輔氏曰

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使見得曾點不顧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嘗深味之

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語錄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爲孝與爲治只是一統事能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族治謝賦治礼樂與尼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爲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次直得諸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編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或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希聞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發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謂對焉而悠然遂適若終不背見所爲者及夫子熟安之然後不得巳而言而其志之所夜又未嘗少出其位善濟然皆將然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以体和適之詠也宜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小有序而和也沂水森雩舞因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其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點去

比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晳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頹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教而豈聖人之事哉〇亢氏曰曾點所言相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故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事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通攷】金履祥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夫音扶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語錄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下傾平声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
貶悲檢反詞蓋亦許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
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
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
學者好去声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將事言三子
言志平實無高遠之弊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声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語錄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
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
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

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言行不相應之謂但行不
到所見處猶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隱患也
末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
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
根大本使能推而行之則如
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声
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語錄問程
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
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
如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
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肯點胡
見得這箇氣象只是化見得了便休得見得快所以不把當
事此若見得了了從頭去行那裏得求○問子路說使達異
却只是事爲之末如向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路節見得是
自然衣天生得曾得道理雖事爲之未亦是理也只會自春
服既放何等不是事爲來○求亦二子雖是論細卻只是安
拼來說又甲是他才氣了了子路雖仕矣然是長然兼才氣
○問爲國不偕理則以任智力不任智力則皆其不能出此
二余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能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
然者但吾不以私意穢之則天地頓序而窮物各得其所此
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志氣之勝自以爲當做事寬不可支持
之夔而君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
有任智力之意致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及曾點之閒暇
平和也曰足○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白然有曾點氣

象○末嘉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事各當
事物各當物然日在天理上行此非鏡氣象○通曰以三子
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
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本耳 又曰三子皆
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
夫子不取求非謂夫子直不許其
得國而
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
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
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語錄曾點是他見
得到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與
人便做得
到這裏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語錄他見得這箇大
綱意思於細密處未
必便理會得如千頭萬緒只見得這箇其中條件未必知
○曾點見雖高深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
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
間有不肯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體去一貫之說
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未見該體用全然一
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
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黃氏曰孔門英才多矣何
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曰參不必與乎點也所以獨得所

道之傳何也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技此點之斈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斈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斈者有一見而超然儕偕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憚點之獨得也若頓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學沈潜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皆而其斈則不及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辛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斈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衆乎實行去是以狷拙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斈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學沈潜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道甲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固參而論之點誠有所未至自斈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顓顓於文義之間者為之末而實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子路
冉求
公西華
曾皙

各言所志

願為千乘
願為小国
願為小相
舞雩詠歸

實能使事

有聖人心

論語卷之十一